



川流不息

黎民泰 ——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川流不息

黎民泰·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川流不息 / 黎民泰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 7

ISBN 978-7-5411-4136-2

I. ①川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2027 号

CHUANLIU BUXI

川流不息

黎民泰 著

责任编辑 张庆宁
责任校对 韩 华 文 诺
责任印制 周 奇
封面设计 叮 叮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9mm×239mm 1/16
印 张 19.25
字 数 290 千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136-2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，
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。

——题记

| 目 录 |

第一章 罍 粟	(1)
第二章 鸦 片	(27)
第三章 烟 馆	(52)
第四章 牧 师	(81)
第五章 禁 烟	(111)
第六章 春 天	(149)
第七章 招 兵	(185)
第八章 训 练	(211)
第九章 远 征	(227)
第十章 血 战	(243)
第十一章 忠 烈	(294)
后 记	(297)

【第一章】

罌粟

这天晚上，睡在大太太屋里的李嘉瑞，竟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做了一个关于花的梦。

自从年前收了老太太身边的丫鬟春芹做了妾后，他就没到大太太屋里来睡过了。他把所有的夜晚和精力，都花费在了春芹身上。可是，纳妾的那股新鲜劲儿过后，他才发觉，无论是大太太碧云，还是二太太春芹，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。碧云的身子本来就弱，五年前生女儿荷香时，又落下了哮喘的毛病，他在床上稍一折腾，她就满脸涨红，喉咙里像噎着一颗鸡蛋似的出不了气，大瞪着眼睛惊恐地望着他，好像立马就要在他身体下面昏死过去一样。春芹倒是壮实，经得起他冲撞折腾，但人却呆笨木讷，不解风情。有时他想变个花样，她竟不让，抱着被子掩住身体，缩在床角远远地躲着他，仿佛他要拿刀刚她似的。实在被他逼得急了，她就抬出老太太来压他，说老太太早就给她交代过了，不让他胡来。甚至还说，老太太让她来给他做小，就是要收他的心。李嘉瑞哼哼地冷笑，心想，就你这样一个呆瓜粗笨的婆娘，还想收我的心？收你妈个鬼啊！恨不得一脚将她踹下床去。

可问题是，后来春芹怀孕了，请来镇上的郎中把脉，说是怀的男胎。这下春芹就得意了，不仅跑去给老太太报了喜，受了老太太的奖赏，回来后还跟他分了床，将他的铺盖抱到外间的书房去，再也不准他进内屋来上她的身

了。就连中规中矩轻手轻脚的老一套，也不让。她倚在床头上，摩挲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，骄矜地说：“老太太已经跟我吩咐了，要我好好保胎。她还等着抱孙子呢！”然后就斜睨着眼睛去看床下的李嘉瑞。李嘉瑞气得咬牙，但又拿她没法，只得飞起一脚踢在床板上，转身去了大太太碧云的睡屋。

碧云的睡屋就在后院，转过一条暗香浮动的花廊即到。

碧云正坐在屋中的茶桌旁绣花。她手里持着一个圆圆的花绷子，就着摇曳的烛光，一针一线地往绷直的白绢上刺着一枝牡丹花。李嘉瑞记得，在跟春芹圆房的前夜，他最后一次来碧云屋里过夜时，她就开始绣这枝牡丹花了。可四五个月过去了，她还没有将它完成，那白绢上除了艳红如血的几片花瓣外，还没有绣出绿色的茎叶来，而旁边那只翩翩飞翔的蝴蝶，还只是墨笔勾描的底稿。他不明白，一枝并不复杂的牡丹花，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吗？她怎么老是将它绣不完呢？

李嘉瑞站在屋门口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意思是通知碧云，他来了。

碧云抬头见是他，脸上竟没有露出丝毫的惊奇和兴奋，只是淡淡地招呼一声：“你来啦。”然后就丢下手中的花绷子，起身去整理床铺。床上只有一条被子，她便拉开橱柜，加了一条。床上只有一只枕头，她就找出一个空心的枕套，往里面塞了一件冬天穿的棉袄，放在了床头。之后，她就坐在床沿上，垂着眼帘，一颗一颗地解旗袍的襟扣。她大腿右侧的开衩处解起，一直解到脖颈下面。整个过程，碧云都不说话，也没看他一眼。她将自己精赤条条地摆放在雕花大床上时，也是面色枯寂，两眼紧闭，仿佛她即将承受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云雨之乐，而是一种痛苦的刑罚。这就让李嘉瑞十分气恼。他走过去拉过被子盖在她惨白的身体上，说：“你别这样。我又不是来催命的！”然后就裹着衣服，躺在了碧云脚下。

躺是躺下了，可李嘉瑞的心里却无法平静。他不住地摇头叹气，对自己的男人生活充满了怅惘与愤懑。虽然时已初夏，但川西平原乡间的夜晚，还有几分沁人肌肤的凉意。李嘉瑞就躺在那股清寒与寂寞中，自怨自艾着。

不久，外面就下起雨来。先是零星的雨点打在屋瓦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接着雨点就密集起来，连成一片，窸窸窣窣地打着屋外的花树与芭蕉叶子。再后，雨水就在屋顶上汇成了溪流，顺着屋檐不停地往下泻落，窗下

的地沟里便传来了“咕噜咕噜”的气泡声。

同时传进屋里的，还有初夏雨夜的潮湿和忧郁。

李嘉瑞撩起被子，盖在身上。他即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老木头气息的霉味。他皱起眉头。他觉得他身边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心，都在发霉。

这就让李嘉瑞倍感孤独和哀伤。他躺在绵密的雨声和清寒的夜气里，止不住想起了一个温暖美丽的名字：小花蕊。

今年开春的时候，他到县城找当团长的大哥办事，顺便跟着酷爱川剧的大嫂去楼外楼戏院，看了一出叫《玉堂春》的折子戏。他自来对看戏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但对台上演戏的人有兴趣。不久，他就发现一个新出道的小戏子，扮相很嫩，声音也很嫩，如同一只刚会展翅的红嘴雀，穿着一身红衣绿裤，在台子上翩翩起舞，呦呦歌鸣。他发觉，这小戏子特别的招人喜欢，惹人怜爱。于是散了戏后，他就赖在座位上不走，望着已经拉上了幕布的戏台发愣。旁边的大嫂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起身过来，撞着他的膀子说：“老二，你是不是让那个小花蕊迷住了，想到后台去看看她呀？”李嘉瑞的脸唰地就红了，赶紧否认道：“哪里，哪里噢，我……我只是觉得她……她演得好。”大嫂抬起手，在他脑门上戳了一指头，嗔骂道：“你这个鬼脑壳里在想啥，我还不知道！”然后就吩咐戏院里跑堂的伙计，去街上买来一只硕大的花篮，送到了后台。

小花蕊是第一次登台演出，自然需要人捧场，而送花篮的又是县城驻军团长的太太，这便惊动了戏班老板。戏班老板受宠若惊地从后台跑出来，亲自将李嘉瑞和他大嫂迎了进去。

小花蕊正坐在一张案桌前卸装。铅华退尽，她的稚嫩和娇丽全都显露出来：两道弯弯的秀眉，一双黑漆漆的眼睛，看人时倏然一闪，又立马躲了开去，眼角眉梢，全是小女孩儿的娇羞和胆怯。她的皮肤细细的、嫩嫩的，白里透着粉红。她的嘴唇肉嘟嘟、红艳艳的，就像刚剥开的汁液丰沛的果实，闪烁着鲜亮泽润的光芒。

李嘉瑞当时就看呆了。他止不住想起了他家后花园里，被雨水打湿的红樱桃。他望着那颗鲜嫩欲滴的“红樱桃”，不觉产生了一种摘取和咀嚼的欲望。

大嫂见他这副痴迷的模样，捂住嘴哧哧地笑起来，对旁边的戏班老板说：“我这兄弟是个花痴，一见到漂亮女人，就这傻样。”

小花蕊也掩着嘴，哧哧地笑。还飞快地撩起眼帘，瞟了他一下。

李嘉瑞的心里，顿时像羽毛扫过似的，泛起了一种愉悦瘙痒的感觉。

出了戏院，李嘉瑞还有些恍惚。大嫂拍着他的肩头说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人家才十六岁，身子还没长熟呢。再说，我已收她做了干女儿，有啥好事，也轮不到你了！”

李嘉瑞没有听见似的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恍惚里。他抬头望着天空，喃喃自语：“小花蕊，小花蕊，她咋取了这样一个艺名呢？”

大嫂得意地笑了，做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，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。九百多年前的时候，河西的徐家渡，出了一个大美人，被成都的后蜀皇帝选去做了妃子。史书上说，这妃子长得娇艳无比，‘花不足拟其容，唯以花蕊饰之’，所以，大家都叫她花蕊夫人。”

“花不足拟其容，唯以花蕊饰之，唯以花蕊饰之……”李嘉瑞反复念叨着大嫂的这句话，脸上现出梦游般的神情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正在抽芽，有的枝丫上已经长出了拇指大的新叶。李嘉瑞望着那些在春风中娇嫩伸展的新叶，禁不住想起了小花蕊的一颦一笑，想起了她粉白的面庞和鲜红的嘴唇。他觉得，用小花蕊来做艺名，对她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于是，小花蕊就像一粒飞来的种子，落进了李嘉瑞的心里。

这天晚上，李嘉瑞躺在雨夜的清寒与寂寞中，眼前晃动的全是小花蕊的影子。花不足拟其容，唯以花蕊饰之。他想起了桃花的蕊，李花的蕊，芙蓉花的蕊，海棠花的蕊……这些娇嫩艳丽的蕊，仿若风中颤动的羽毛，轻轻地拂着他的内心。他的心里，再次泛起了那种愉悦瘙痒的感觉。他沉迷在这种漾动的愉悦中，想象着自己将鼻尖凑近这些娇艳的花之蕊时，所能闻见的清幽动人的芳香。

这时，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就变成了催眠曲，地沟里的气泡声就变成了某种悠远的嘀咕与呓语。李嘉瑞带着对花与蕊的想象，进入了梦乡。

梦里同样出现了花与蕊的形象。但让李嘉瑞惊奇的是，梦里之花并非他日常所见的那些桃花、李花、芙蓉花、海棠花，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奇怪

的花朵。它们大片大片地开在田地里，硕大而又蓬勃，就像当年他跟大太太碧云成亲时，第一次戴在胸前的绢花一样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。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朝着天空怒放，色彩喧嚣炽烈，有白色的，有粉红色的，有火红色的，甚至还有鹅黄色的和紫蓝色的。特别是那些紫蓝色的花朵，竟然带着一种神秘妖冶的气质，如同鬼魅之脸似的，在他梦中晃动。而那些花中之蕊，则更是他见所未见，竟如透明的蛛丝一样，抽得很高很细很长，顶着五颜六色的花粉，精怪似的，在风中招摇。

他的梦里，全是异彩纷呈的花朵。他的梦境，完全变成了花与蕊的海洋。

然而，最让人奇怪的是，梦里竟然出现了两重天。他站立的地方在下雨，哗哗的雨声不绝于耳，密实的雨点形成一道倾珠泻玉的雨帘，挂在他的眼前，而前面花朵开放的地方，却是一片灿烂的阳光。梦里，他就站在倾泻的大雨中，透过密集晶亮的雨线，望着前面那片阳光灿烂的花的海洋发愣。

这时，他隐约听见有个声音在喊：“花开了！花开了！花开了！”

李嘉瑞一时不知梦里梦外。他挣扎着醒来，这才发现天已大亮，碧云的贴身丫鬟秋菱正在外面敲着窗户，惊喜地嚷叫着：“二少爷，二少爷！你快起来吧！花开了，花开了！”

李嘉瑞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望着白亮的窗户，懵懂地问道：“啥子花开了？”

秋菱说：“田里的罌粟花开了，全开了，好漂亮哟！”

李嘉瑞一怔，随后便一骨碌翻身起来，跳下床，撒腿往外跑。

跑出后院，跑过中院，跑到他们李家花园的龙门坎上，李嘉瑞立时就看呆了，看傻了。

雨后初晴，阳光灿烂，外面的田野里开满了绚丽的花朵：有白色的，有粉红色的，有火红色的，甚至还有鹅黄色的和紫蓝色的，跟他梦中所见的景象完全一个模样！由于雨水的滋润和装扮，这些花朵比在他的梦中还要清新，还要蓬勃，还要鲜艳，仿若一团团炽烈的火焰，在田野里燃烧！

李嘉瑞一下就掉进这片色彩的漩涡中，晕眩起来。

他记得，他昨天下午还到田野里看过，他在那些半人高的绿色植物的茎

叶间，只看到无数密集的青骨朵，有如害羞的小女子，弯腰勾头地闭合着。可为什么一夜之间，它们就全都昂首挺胸地绽放了呢？而且绽放得如此迅猛，如此绚烂，就像春情勃发的妇人，在一番云雨之后，将她们的眼睛、嘴唇和身体，全都恣意汪洋地打开了！是他的梦中之花，催开了田野之花呢？还是田野之花，催开了他的梦中之花呢？

李嘉瑞糊涂了。他完全坠入了梦与现实交织的幻境中。

他带着梦一样的表情，迈着梦一样的步伐，走进了梦一样的原野。

他即刻闻到了一股被雨水浸泡出的浓烈的土腥味。他还闻到了那些花朵馥郁的芳香。他像喝了热甜的醪酒似的，产生了一种微醺的感觉。他禁不住张开双臂，摊开手掌，在那些花朵上面轻轻地拂掠着。他的掌心里很快就粘满了细密的花粉，粘满了湿润的芬芳。而这些花粉和芬芳，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一样，立刻钻入他的皮肤，钻入他的骨髓，把昨夜蜷缩在雨中的他的身体和心灵全都打开了。他变成了一片轻飘的云朵，在罌粟花的海洋上，快乐地飞翔着。

跟在他身后的，是他们李家花园的长工和丫鬟。这些在初春时节参与了播种的下人们，还从没见过如此妖娆艳丽的罌粟花，此刻，也像他们的主子一样，激动地在花丛里游走着。他们的眼里，全都映满了绚烂的花朵，他们的脸上，全都洋溢着对花朵开放的惊叹和惊喜。

后来，就连附近小镇上的居民也被盛开的罌粟花惊动了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纷纷跑出镇子，跑到李家的罌粟花地旁边，成群结队地围观着。然而，这些不事耕种的小镇居民，面对如此绚丽盛大的罌粟花的海洋，却没有表现出像李家人那样的惊喜和激动。他们潮水般涌来，又像岩石般静固。他们默默地站立着，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热闹一样，脸上漠漠的，表现出一种尘土般的困惑与讶异。

这时，阳光已经变得灼热了，蒸发出一片氤氲的水汽，将整个田野笼罩起来。于是，置身于阳光和水汽中的罌粟花丛和那些游走、围观的人们，就更像是一个虚幻的梦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一对坐在滑竿上的年轻男女，也猛不丁地跌进了这片罌粟

花的海洋中。

他们是一大早从成都西门出发，沿着破旧的土石官道颠簸而来的。

男子穿着白色的西装，打着鲜红的领结，跷着二郎腿高高地坐在闪悠悠的滑竿上，像当时所有的青年才俊一样，显得风流倜傥，意气风发。而那个女子则要沉静得多，她穿着一条湖蓝色的长裙，戴着一顶紫色的宽边遮阳帽，帽檐下还垂着一块薄薄的黑纱，隐隐地遮着她的半个面部。她似乎从来没有坐过滑竿，对这种被人抬在肩上的晃悠悠的行走心生恐惧，一路上都用双手紧紧地抓住竹椅的扶手不敢放松。她似乎也从来没有到过川西平原，对眼前这片陌生的原野充满了好奇，不时透过黑纱，朝附近的麦地或远处的农家竹林张望着。她的眼神和表情里，流露出一种让人怜爱的紧张和胆怯。

雨后充沛的阳光照耀着辽阔的平原，远远近近，一片葱翠亮绿。

但官道上却没有多少行人，只有几抬滑竿和几架鸡公车，在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土石官道上，按照各自不同的节奏和方式行进着。滑竿走得很轻捷，很激情，晃晃悠悠的闪荡中，只听见轿夫穿着草鞋的大脚板拍在土石上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，只听见细长柔韧的竹竿在轿夫的肩头上，嘎吱嘎吱地鸣唱着。鸡公车则走得很艰难，很缓慢，如同某种沉重的包袱，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艰涩地滚动。那些穿着蓝布长衫倾着腰身奋力推车的农人，大多在头上扎着草箍，额头中央，像鸡嘴似的伸出一截草尖。他们头上的热汗被稻草汇集起来，顺着鸡嘴样的草尖不停地往下滴落，雨点般地砸在官道上。偶尔吹来一阵风，他们的长衫后摆便在屁股后面飞扬起来，使人想到某种负重飞翔的大鸟。

夕阳西下，滑竿终于抬到了一个叫“界牌”的地方。那个年轻男子看见官道旁边歪斜着一块石碑，上面残留着“天府县界”的字样，顿时变得兴奋起来，回头朝年轻女子大声喊叫：“到了，到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！”

可那个女子似乎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一样，懵懂地望着他。

男子这才反应过来，赶急用一种轿夫听不懂的语言，叽里哇啦地跟她讲了几句。

那女子顿即面色绯红，羞羞地低下了头。

男子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中国有句老话，丑媳妇迟早都要见公婆！何况你

不是丑媳妇，你是一个漂亮媳妇，我的家人，特别是我妈，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！你不要怕。”

女子抬起头来，朝着男子感激地笑了笑。但她遮着纱幔的脸上，依旧惴惴不安的，有着一一种异乡人的紧张与惶恐。

不久，他们的滑竿就经过一面巨大的石头牌坊，进入了崇义镇。

这是由过去的驿站逐渐衍生起来的川西小镇：一条石板街道贯穿其间，两旁排列着一些板壁黑瓦的住家和商铺。此时，正是小镇最为闲适的时刻，忙碌了一天的居民大多坐在自家的店铺或者屋门前，休憩聊天。有几个白发白胡子的老汉，还后仰着身子坐在竹椅上，双手扶着两三尺长的铜烟杆，吧嗒着当地出产的叶子烟，仿佛从那长长的铜烟杆里吸烟，是件很费力的事一样。街面上的青石板已被女人们泼上了水，清冽冽地冒着一股凉意，明晃晃地映照着天上的霞云和西边的落日。街边上，则有几个剃着瓦片头的小男孩在打铜钱，有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在踢着鸡毛毽子。

他们的出现，即刻在小镇上引起了轰动。那些坐在店铺或者家门前的居民全都停止了闲谈，伸长颈子傻傻地望着他们。一个吸烟的老汉，将长长的烟杆戳在嘴里，一时忘记了吧嗒，竟翕着嘴唇，露出了黑洞洞的没牙的嘴巴。一个扎着蓝布围腰的胸脯饱满的女人，端着一只木盆出来，正要将洗菜的剩水泼到街中央，一见他们的滑竿走来，不由得愣住了，站在街沿上，惊愕地看着他们。好一会儿，那女人才回过神来，嘴里啧啧有声地赞叹道：“哟哟哟！这是哪里来的千金小姐和大少爷啊？这么洋盘！”

而那些打铜钱的小男孩和踢毽子的小女孩，则把他们当成了新婚的夫妇，蜂拥而上，跟在他们的滑竿后面，拍着手跳着脚，大声唱道：“新媳妇，坐花轿，又是哭来又是笑！”

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。他回头将小孩们的歌唱告诉了那女子。那女子的脸红得更厉害了，仿若一块打湿的红布，在黄昏的天空下羞涩地荡漾。

他们就这样穿过闲适的镇子，来到了镇外。

正是夕阳衔山的时刻，镇外的田野里金光闪耀，密集怒放的罌粟花朵，在灿烂的夕照中炽烈地燃烧。

坐在滑竿上的男子，霎时被这片夺目的绚烂惊呆了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故乡的田地是只种小麦、油菜、玉米、水稻之类的农作物的，是从来不种与粮食无关的花花草草的。在外面那些求学与闯荡的日子里，他每每与人谈及故乡，说得最多的就是故乡的绿色：绿色的麦田，绿色的稻浪，绿色的玉米地与青纱帐，无边无际的绿色几乎装点和弥漫了故乡的每一个季节。故乡就像一条浩阔的绿色的河流，在他怀乡的梦中，日夜不息地流淌。可现在，故乡的田野里却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罍粟花，故乡那片宁静深沉的绿色却变成了蓬勃燃烧的花色火海！这些罍粟花种来干什么？这片花色火海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来？作为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青年学人，男子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
他在震惊中皱起了眉头。他举目四望，发现这片种满了罍粟花的田野，竟全是他们家的土地，那种对家乡家园的刻骨的忧伤与愤懑，不觉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。

这时，一阵晚风吹来，将田野里灼热的气息和浓郁的花香，送进了男子的肺腑。男子禁不住在这片浓密的浊气与熏香中，感到了一阵胸闷与头痛。他仰头朝向天空，使劲揉揉鼻子，又使劲吸了几口气。可当滑竿进入那片斑斓灼目的花色火海时，这种胸闷与头痛的感觉非但没有减轻，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。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滑竿上，不由得头晕目眩起来。

跟在他后面的女子，也瞪大眼睛，惊愕地望着夕照中的罍粟花地。她隐在黑纱后面的脸庞上，除了惊奇之外，还有一种恍惚梦游的神情。

两抬滑竿就这样穿过缤纷绚丽的罍粟花地，穿过浓郁刺鼻的罍粟花香，朝前走去。

不久，男子就看见了一片蓊郁的楠木树林，以及树林下蜿蜒的青砖围墙和飞檐翘角的大宅院。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，那楠木树冠上还停息着一群白鹤，像铺了一层雪花似的，在金灿灿的夕照下灼灼闪亮。有几只成年白鹤，正弯翘着细长的颈子，对着绚烂的天空鸣叫，清脆的叫声响彻云天。

男子这才从那沉闷的晕眩与恍惚中清醒过来。他指着前面的大宅院，回身对女子说：“那就是我们家，我们家的庄园！”

及至到了近前，男子才发现，在他家高高的龙门坎上，已经站满了迎候的人群：有他母亲，他二哥、二嫂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

丫鬟与下人。她们全都沐浴在金灿灿的夕阳中，衣饰鲜亮，表情激动，朝着他惊喜地张望。

男子赶紧催促轿夫落轿。

男子刚一落地，一位穿着白绸褂子的老妇人就从龙门坎上跑了下来，一把将他拉进怀里，泪涟涟地说道：“哎哟，我的嘉祺儿呀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一走就是七八年，你让妈想得好苦哇！”

李嘉祺也情不自禁地抱住母亲，泪光闪闪地说：“妈，我……我也想您呀！”母子俩的泪水顿即流落到脸上，决堤的河水一样，在夕阳里闪烁。

这时，那女子已经撩起遮在脸前的纱幔，提着长裙下摆，走出滑竿，走到了他们母子身旁，将两手交叉放在腹前，恭身候立着。

李嘉祺赶忙擦去脸上的泪水，给母亲介绍那女子，说她叫伊藤良子。

母亲扭头望着伊藤良子，问李嘉祺：“这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日本婆娘？”

李嘉祺的脸唰地就红了，说：“不是婆娘，是妻子。说婆娘多难听呀。”

母亲呵呵笑道：“那还不是一样，就是跟你吃饭睡觉的女人嘛！”然后就拉着伊藤良子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起来。她一边看，一边点着头说：“唔，不错，还真像你信中说的那样，长得很漂亮，跟墙上的画儿一样！”

李嘉祺正想附和着说点什么，不料母亲的目光却停留在良子的髋部上，摇着头，面有憾色地说：“就是盆骨窄了点，今后生娃娃艰难！”

李嘉祺没想到母亲会当着良子与众多下人的面，说起生娃娃的事来，一时尴尬至极，不知如何应答。

旁边的良子见状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她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满面通红的李嘉祺，急于想知道他母亲在说什么。

李嘉祺赶急掩住尴尬，笑逐颜开地大声说道：“我妈说你长得很漂亮，她很喜欢你！我妈还说……还说你今后一定能为我们李家生一大串漂亮的娃娃！”

良子惊喜地眨动着双眼，像受了最高奖赏似的激动不已。她红着脸，朝老太太深深地弯下腰去，用半生不熟的汉语，泪盈盈地说道：“谢谢母亲大人，谢谢您对良子的夸奖！”

围在四周的丫鬟都不觉捂住嘴，哧哧地笑起来。

这时，他二哥李嘉瑞已经带着人去搬行李了。行李共有三件，有两件是黄色的牛皮箱子，有一件是灰色的铁皮箱子，已经被轿夫从滑竿上解下来，放到了地上。李嘉瑞走上前，指挥两个下人去提牛皮箱子，自己则亲自去提那个铁皮箱子。然而，他刚将铁皮箱子提起来，就禁不住大声嚷叫道：“三弟，你这箱子里装的啥啊？这么重！”说着，还提拎着那铁皮箱子，上下颠了颠。

正与母亲说话的李嘉祺不禁被他这个动作吓得骇然失色，赶急奔过去，将那铁皮箱子按放到地上，惊魂不定地说：“不麻烦你了，二哥，还是我……我自己来吧！”

李嘉瑞怔怔地看着他，发现他的鼻尖上竟然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
夕阳终于燃尽最后一抹余晖，跌落到遥远的西山后面去了。龙门前顿即一片阴暗凉爽。人们在老太太的带领下，簇拥着李嘉祺和伊藤良子，踏着龙门的石梯往家里走去。可李嘉瑞却站在坝地上没有动步。他仰起脖子，蹙着眉头，望着李嘉祺的背影和他手里的铁皮箱子发愣。

暮色四起，雾幔一样涌向远处的田野，也爬上了他的额头。

在自己从小居住的“木栖三馆”里安顿下来后，李嘉祺和伊藤良子就被一个小手小脚的丫鬟请到餐堂去吃晚饭。这是母亲特意为了他们安排的洗尘家宴。可李嘉祺坐在摆满了鸡鸭鱼肉的八仙桌旁，只草草吃了几口菜扒了几口饭后，就把筷子放下了。他蹙着眉头，用手按住腹部。他觉得，下午那阵胸闷与头痛突然又泛滥起来，在他的身体里四散弥漫，到处窜走。他的胃里，控制不住地绞起一阵痉挛，一阵痛楚。

坐在旁边的母亲回过身来，关切地问他：“咋啦？胃子不舒服？”

他摇着头，不说话。他想起了外面田野里的那些罂粟。

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青年知识分子，李嘉祺当然知道罂粟是什么东西，当然知道罂粟与鸦片的关系，当然知道自清朝末年以来，鸦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祸害！记得七八年前，他还未去南京上学，就曾在故乡的县城和小镇里，听说过一些关于鸦片的事。那时，川西平原是根本不种罂粟的，人们吸

食的鸦片都是从西面的大山里，翻山越岭贩运出来的。由于稀有和贵重，吸食的人很少，仅限于富贵人家无所事事的老爷和太太，至于那些穷家小户的人们，基本上连鸦片的影子都见不着。他们唯一见识鸦片的机会，就是在孩子伤风感冒的时候，前去央求那些吸食鸦片的老爷或者太太，往孩子的脸上喷一口烟雾，以医治孩子的头痛脑热。所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鸦片就像一种神秘诡异的妙药仙丹，只在那些高墙深院里秘密流传，而非街头市井的凡俗之物。至于他们李家，虽说是崇义镇的头等大户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沾染鸦片。他们祖上早就立下了规矩：“凡染鸦片者，鞭刑五十，逐出家门，废其所有！”不仅要挨鞭子，还要被逐出家门，废其在家中所有的财产继承权，他们这些儿孙辈中，哪个还敢去动那东西呢？可现在，一直讳莫如深地隐匿在大山深处的罂粟，竟堂而皇之地种到了川西平原，种到了自己的家门口！难道他二哥就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与祸害？就不怕坏了祖上的规矩，受到严厉的责罚？

李嘉祺抬起头来，把目光投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李嘉瑞，愤愤地说：“二哥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去种这东西！”

李嘉瑞无所谓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哪有这胆量啊？都是大哥的主张！”

“大哥的主张?!”李嘉祺惊住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李嘉瑞，感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，冬日之蛇似的，蹿向他的胸膛，蹿向他的后背。他胃里的疼痛突然加剧了，似要把刚才吃下去的饭食全都翻搅出来。他用拳头紧紧地抵着痛处，瞪着李嘉瑞说：“大哥在部队上当他的团长，家里的地上种啥东西，跟他有啥关系呀!”

李嘉瑞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家里的事你还不清楚？这么多年来，哪样事情不是大哥说了算嘛!”

李嘉祺沉默了。他知道，由于父亲过早离世，大哥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就担负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。大哥曾在崇义镇上开过粮店、布店，还曾跑到山里去开过炭厂。但混乱的世道并没有给大哥多少希望和出路，倒是给了他很多惨痛的教训。他的粮店和布店，曾在一夜之间被换防的军队抢个精光，他的炭厂则遭到土匪的打劫，甚至还被拉了“肥猪”，把他绑到土匪窝里，勒索了三千块银圆才放了他。大哥从这一系列的惨痛遭遇中，终于明白了一个